

自畫人物記

身
毒
叛
亂
記

身毒叛亂記卷中

英國麥度克原著

吳門璠溪子天笑生同譯

第十三章

當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前。鉛伯本爲駐兵地。時值東方印度公司全盛時代。商賈輻輳。爲萬國薈萃之區。於英人區劃之市場中。更爲繁華壯麗。朱樓畫棟。雲謠波詭。人聲喧雜。卽不辨爲何國方言。然以地處繁富。人民遂習於奢侈。當此時也。其人烟櫛比。殆不亞於加爾各搭。

自經此喪亂。遂使城市改觀。而邇日情狀。反不如前。其建築之區域。周圍本有八九里寬廣。地喧闐而湫溢。空氣穢満。街衢不潔。富家層樓傑閣。高出貧家。阻日光不漏微罅。貧家屋低烟筒林立。縷縷然。燻牆壁作烏黑色。有時老屋欹斜。數十家如蠶蜂房攢聚一處。欲描繪此情景。殊非一時楮筆所能宣。

嗚呼諸君。今欲試思鉛伯之情境。則試設想有一大平原地。而平原南北。畫分一河。兩岸均鬱葱古樹。竹廬茅舍。雜遝於林中。如棋盤之子。復有宮殿三。四。以雲石爲飾。巍然雲表。古廟無算。有石琢巍碩之神像。餘則均公家建築。之所。如議堂。醫院。牢獄。兵房之類。紛陳雜投。以此着筆。苟爲繪事家之粉本者。則闔城景物。當悉羅諸目前。

無他。鉛伯城建當恆河之衝。英人聚居南岸。城之中央。有一通衢。建船橋。過此。卽往陸葛拿之大道。道分二歧路。一走提希之官道。一抄畢塔之捷徑。路旁櫛比鱗次。皆爲印人之房屋。有監獄。兵房各一。景教之堂。塔尖刺天。西北之角。巍然高聳。雲霄者。爲製造局。界城與恆河之間。齧然不齊。屋制奇幻者。則有劇場。會議堂。電報局之類。再望。則萬井雲連。閭閻撲地。兩行皆廣廈巨肆。貨物山積。爲歐洲與東方印度貿易之場。咸萃於是以資轉運。

小說

五十七號之一巨邸者。狀殊嚴肅。駐紮一兵官。曰虎衛將軍。曾以殊勳獲賞寶星。將軍頑而長鬚髮。倒捲作蟠狀。兩肩絕博。臂垂及膝。而遍體瘡痕。蓋所以表其久歷行間。身經數十創者。部下率第維生人。其爲白種者。數不過五十間。有一二爲馬德里人。屬英皇后八十四隊。其處本有三十二隊之一軍。以前年調赴陸葛拿。而以細弱難行之眷屬。託於虎衛將軍。

距畢塔數里。有一廣邸。爲此間巨擘。輪奐壯麗。不讓王宮。其附屬於此廣廈之零星小屋。亦不詳其數。此爲畢塔首領所居地。命其名曰唐德堡。所謂畢塔首領者。卽前書所云奈奈賽伯是。

奈奈賽伯。雄於財。饒於資。膏腴連雲。名馬充廄。復有戰象數千頭。及甲士數千。均敢死之士。奈奈賽伯爲印度名太子。好與英人宴飲酬酢。英人亦信其真摯誠信之人。樂與交遊者。殊不乏人。并有尊敬之者。謂其豁達有大度。

顧自前王薨逝以來無有推戴爲足以繼承大寶者以是奈奈賽伯銜之陽爲盡禮於英人陰懷畔志嗟夫奈奈賽伯一乳虎耳雖觀其柔馴如貓然而時時挺其利爪至可畏怖人殆未之覺也。

自一千八百五十二年阿齊墨辣自英倫歸極言英人不欲賽伯踐位賽伯益大憾憤念此我祖宗遺壤而乃聽命於他人且我之恭順白人已爲盡致而彼人猶斬此區區而不余畀我何以堪顧奈奈賽伯雖中心憤懣而不形顏色與英人交際更密而不露益自謙抑蓋凡胸有城府者如藏弩不發必不與人以可伺之隙有斷然者。

抑阿齊墨辣者譖詐狡變之徒也不能以善迎導其君惟日以諂媚爲事狗馬聲色之好與夫讒諛嬖倖之臣雜投並進而其服從大英國大臣之心遂如白水之冲冽酒愈冲愈淡此外更有現領步軍第三隊者爲諦新本與

阿齊墨辣爲異母昆弟。朋比爲奸匪。伊朝夕推彼小人之心。直欲陷君於不義。始快。

奈奈賽伯自與提希王聯絡。通問往來。使者常不絕於道。既而復面會數次。顧提希王別有見解。意謂我欲恢復實權。不能不求援助。而奈奈賽伯脫爲已援。足以藉其兵力。與其國衆。以助我自立。彼奈奈賽伯者。用心正同。蓋將藉提希王之力。克踐大寶。於願爲足。兩人外雖交好。實各懷私意。一俟稍酬。志願卽將排去。其向之援已者。是殆類於物語家之爲寓言者。物語家之寓言曰。猿與貓爭食一餅。餌忽墜入火爐中。猿欲貓取此餅。以便分嘗。而貓心更狡。不受其欺。嗟夫。世之不任艱鉅。而藉人之力。以爲己益者。其狀與猿貓等耳。

及奈奈賽伯之機警。其嫉視白人之意時現於面色。以故英人之信用亦隨之而薄弱。若奈奈賽伯則外雖甘甜似蜜而中心更毒於蛇蝎。以彼靈警之盜格魯撒遜人種尙爲所愚。况其他乎。故自米羅德舉事以來。虎衛將軍恆深信鉛伯不致有變。已而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虎衛將軍麾下士兵亦覺運動不靈。數日中向之帖服將令者亦傲慢。幅強肆無可忌。卽謹愿者且廢惰不任事。顧將軍御下寬待士卒。如家人婦子。信心旣堅。更不爲謠諑所動。故縱有浮言。亦消散等於雲烟。鳥足熒將軍之聽。

將軍每晨仍跨馬出遊。微有所覺。亦置不問。顧日來風聲益緊。似醞釀以待暴發者。將軍乃思。我以軍人資格。固當沉幾待變。卽有暴動。亦何所礙。第如此婦穢羸。弱人方脫其負累。以屬於我。我奈何勿先事以防。此事行當與我友商之。

林說小

越日乃馳畢塔。往謁奈奈賽伯。賽伯聞虎衛至。以厚禮迎將軍。先命侍者導入一極寬敞華麗之招待室。室頂圓滿爲狀似穹而頂上遍綴以寶石。金鑽。按周天星象以排列似出於名天文家之手。寶光四發閃爍精瑩。人處其間如坐滿天星斗之中。因又名此室曰璇璣室。璧衣則用紫錦作金繡。錦爲印度所特產。艷麗奪目。風動香發氤氳。一室繡畫上飛鳥靈動栩栩如生。飛泉磅礴忽起忽落。若成一種奇景。而絢樂悠揚更不知所自出。

室中氍毹貼地。珍玩列座。陳設奇麗。均出人意表。五色炫轉。不可屬目。賽伯服印度太子華美之服。侍者擁護其後。含笑相迎。曰將軍別來無恙乎。虎衛曰託世子福庇。老夫頑軀尚健。今日之來。蓋有一事。乞世子援手。賽伯曰孤何事不信服將軍者。請將軍言之。苟可以援手者。我何靳焉。語時。若故爲嚴肅之容。而喜悅之心不覺。自其肺腑中走漏而出。漸達於頰。意謂今日一舉。

手之烈。白人從風靡矣。我族權力方如旭日之東升。彼老悖者將縛之。如一狗耳。

少選虎衛復進言曰。老夫來此安敢有他語者。世子亦知我負荷甚重乎。我蓋受國人重託。有保護細弱之責也。賽伯狂笑聲如老鴟。此笑中若含有無數嶮境。使人顛墮其中者。笑定乃曰。將軍究以何事直如此。皇皇者。蓋使孤聞之乎。

嗚呼。彼奈奈賽伯者。躬預其謀。烏得以僞爲癡聾者。自謾顧彼人城府深沉。了不外露。其中心所蘊。惟此復仇兩字。意謂我之不得南面。自王者悉彼英人。爲之中梗。當令此英人之血滿我鉛伯街衢。始洩忿恨。萬一耳。凡此種種思想。日迴旋於彼腦髓之中。無有已時。顧賽伯之爲人。絕狡內有機心。外示誠慤。雖善觀人者。亦無能洞矚其僞心。

小說林

虎衛曰。世子富不知耶。貴部人蠢然思動匪伊朝夕道路傳聞諒非虛語且星星不滅勢必燎原况又加以亂民交煽無意識之暴動當在指顧間耳今者米羅德與提希之警報接踵而來老夫烏得不言賽伯曰將軍無多慮雖然將軍今見臨其何以教孤虎衛曰某亦不敢多瀆世子今請世子遣兵一隊并多攜軍火至牛耕之堡以保護英人國庫及製造局蓋一有亂警首禍必在此處世子脫能如我請者感且不朽

語時阿齊墨辣適捧一巨冊至冊爲英國式且繙且視繼聞虎衛言棄其冊趣前強作笑容出以詆譖之口吻曰將軍言是也國庫爲吸集財產之總匯宜守護之雖然貴國人以財產視等生命脫令我國人守之其滿意耶阿齊墨辣每作一語輒聳其肩又時時作強笑顧非自中心所發僅爲筋肉之牽動爲狀殊叵測而眼光之凶稜四射幾類蛇目旣復冷笑曰非我之爲是言

蓋貴國人持拜金主義者也抑我又聞貴國中貧富階級懸殊甚則金錢爲第二之生命諒亦非唐突之言。

虎衛將軍睨阿齊墨辣而言曰此非世子之保傳乎君作是言者夫豈我英人普通性質哉阿齊墨辣曰言之將軍勿噴貴國人之拜金主義固爲世界各國冠非我一人之私言也夫貴國人非恆言人人有自由權我亦樂聞之乃觀於貧困之人何亦非身爲奴隸以仰富豪之鼻息試觀國中貴爵之待其傭人尚不逮南美洲之待黑人玩物自娛者豢一狗亦日費數先零而貧家尙不得一片麵包犬馬食人之食編氓任獸之勞抑亦非國之福也。

虎衛曰保傳何作是言是非有意蔑我英人乎阿齊墨辣曰將軍思之是詎我言之過歟今貴國之於敝境教堂林立宣教之師聯翩而來傳揚聖道其意蓋爲救世濟人而發然按之實際不過徒事張皇奚曾有實踐者故豐然

身。毒。叛。亂。記

在望之約翰碑實爲劇場之標目所謂道高德尊之牧師僅僅爲戲場上一瞽之善人耳。

小說林

語至是。阿齊墨辣再欲有言。而奈奈賽伯恐言之過激。將動虎衛之疑。因亂其語緒曰。我輩且籌商正策。將軍非欲孤遣兵保衛各局所乎。曰然。此來正乞世子援手。賽伯曰諾。孤當立遣親兵二百。速發牛耕堡。此不煩籌慮。敢問其次。曰更請世子曉諭各部。脫外間有警動者。速來援助。以厚兵力。賽伯笑曰。敬諾。當遵將軍命。傳諭各處。此外尙有何事。歟。虎衛曰。足矣。但得世子如此盡力於吾英人。不特老夫感激。凡吾英人。皆沐世子之惠。老夫當爲吾國民。代申謝意。

奈奈聞言。復發狂笑。其聲磔然。聲折鞠躬示謙。不敢當意。阿齊墨辣無語。復帶上一金絲鏡。繙閱巨冊。若有意無意之間。而歡悅之中。若蘊蓄無限陰險。

之。意。令。人。生。怖。顧。虎。衛。將。軍。者。長。者。也。生。平。以。實。心。接。物。方。謂。百。事。都。就。自。回。防。營。而。去。

第十四章

在畢塔王宮之背。有一巨塔。方壁而圓頂。高可六十尺。金碧輝煌。牆壁以白雲石築成。晨光射處。流輝四映。中有多屋。俱爲賽伯親近所居。是塔自頂至底。俱爲長春籐所環繞。四圍蒙葺。如絡巨網。嚮夏枝葉披離。蒼翠欲滴。如圍油碧之幕。而室內亦雕鏤劃咸經名手。恍有羅馬古代之風。

是塔巋然空中。歷經歲月。蓋有俯視一切之概。爲狀如鶴立雞羣。環願羣塔。莫余稱尊者。嗟夫。是塔經數百年之久。閱歷星霜。見夫塵世之擾攘。當似江山。青山之冷笑。人忙惜乎。石不能言耳。否則飽看世態。固一絕妙之史學家也。

小說 林

當東印度公司昌盛之時。此塔恆有人居。開檻一望。鉛伯全城。悉在眼底。行人如蟻。欣感哀樂之狀。足資觀驗。今則閭無居人矣。第適時情狀。又復變易。在此最高之層。傍梯一屋。自天窓中漏射光線。舉塔外之屋宇叢樹。悉返映於內。爲狀頗幻。

而此室中坐一娟娟之美人。情景殊爲冰冷。嗚呼。翳何人耶。蓋紳霞是也。是日卽虎衛將軍往見奈奈賽伯時。紳霞斜倚榻上。荏然若嬌惰無力。萬千感情。更雲湧於心頭。回憶過去。光陰皆愉快之時代。而何以竟如電光之一瞥。不可復留。由是以往。更欲稍恢復我自由。未知舉我畢生之福。分能有此。日否乎。又憶向者。嬌貴莫匹。而今乃垢賤如囚。豈享盡人間之福。固當有此。慘報耶。紳霞此特煩懣之狀。更不能堪。嗟乎。甯有我高貴之白人婦女。而悲慘若是者乎。

身。毒。叛。亂。記。

已而紺霞強自舉步。推窗以眺鉛伯風景。見離宮別殿。古廟無數。闔城景物。歷歷如繪。而畢塔王宮中碧瓦紅甃。咸齒齒作魚鱗。炫人心目。顧紺霞對此景物。而心殊他屬。輒念自米羅德至鉛伯。僕指僅數日耳。已若歷無限歲月。一秒鐘中。更不知起無數思慮。如轆轤之旋轉。無已回念。高堂白髮。慘被鯨鮀。家室漂搖。骨肉離散。而摯愛之魏哥。登復何處。覓郎之踪跡。凡所擢心之事。卽有一於此。已足令人懊喪。況憂患之事。蓋叢我身相逼而來耶。

抑紺霞者。自提希至鉛伯。一路顛頓。已覺不支。又數日來。經無數感傷。至是遂病。然猶幸祁恩柏克以軍事倥偬。宿於外。至此僅見一面。不來侵擾。而所以爲侍奉之人者。則有一老嫗。名華那勒南。嫗肩聳而背駝。醜怪百狀。面上繡紋疊疊。狀如已皺之羊皮。紙鼻鈎如鷹爪。五官簇聚一處。如以小物積其面。臂長而瘦。約銅鉗無數。叮噹作響。耳上墜大環。二狀如南斐洲之黑蠻。

小說林

行步盤跚一見之令人慄。

然而此老嫗者其嫉視白人之心較恆人爲加甚顧愛財如命見可以營利者則不惜以性命朴搏當祁恩自莊畢塔王宮以後行縢未鉗卽思所以安置縛霞者且此事尤當秘密而已之職分則爲偵探軍情及煽動叛民之事不常處畢塔顧或思挈之而行則奈此嬰兒宛宛者又不耐長途跋涉且終日在眼淚中度生活更足滋人疑訝祁恩正在躊躇之際適遇華那勒南攜杖提籃貿貿然來

祁恩呼而止之曰嫗何往乎日來作甚麼生嫗曰祁恩先生亦念老身耶老身貧薄爲人傭工洗衣日求餉口且不給也祁恩曰嫗來是我將有需於嫗也乃引之至家囑其爲監守縛霞事餉之以利嫗遂無語顧嫗本不願與英國婦人同處惟惄於黃金勢力之大亦無不願旣乃獻策於祁恩謂王宮後